

印加帝国

III

三位法国国际级印加文明专家首度合作作品
连续十七周荣登 L'IVRESHEBO 文学畅销书榜



印加帝国三部曲

第一部

马丘比丘之光

Maqiu Biqu Zhiguang

安东尼·B.丹尼尔 著 王玲琇 译

印加文明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谜团，像印加帝的窑藏、奇普密码，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。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第 二 部

◎印加帝国三部曲

Maqiu Biqu Zhiguang

马丘比丘之光

安东尼·田·丹尼尔 著 王玲琇 译

印加帝国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.....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丘比丘之光(印加帝国三部曲)/(法)安东尼·B.丹尼尔著;魏冬菊译. —南宁:广西人民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219-05513-7

I. 马... II. ①安...②魏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1812号

Copyright(c)2004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
association with Gu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20-2004-128号
.....

印加帝国三部曲之三

马丘比丘之光

MAQIUBI QIU ZHI GUANG

安东尼·B.丹尼尔 著

魏冬菊 译

责任编辑 李泉

选题策划 杨瑞琴

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邮政编码: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)

网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

印张 19.5

字数 2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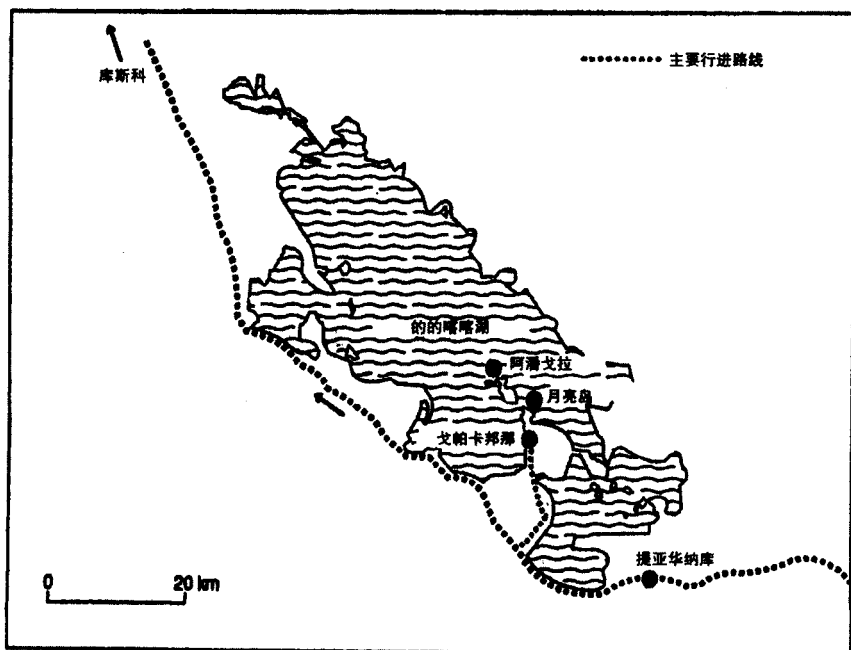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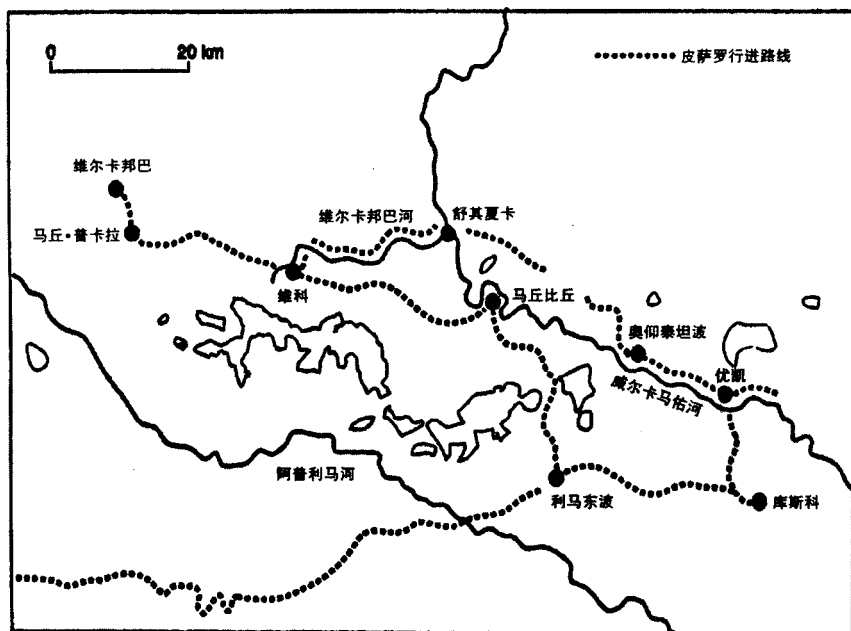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06年5月 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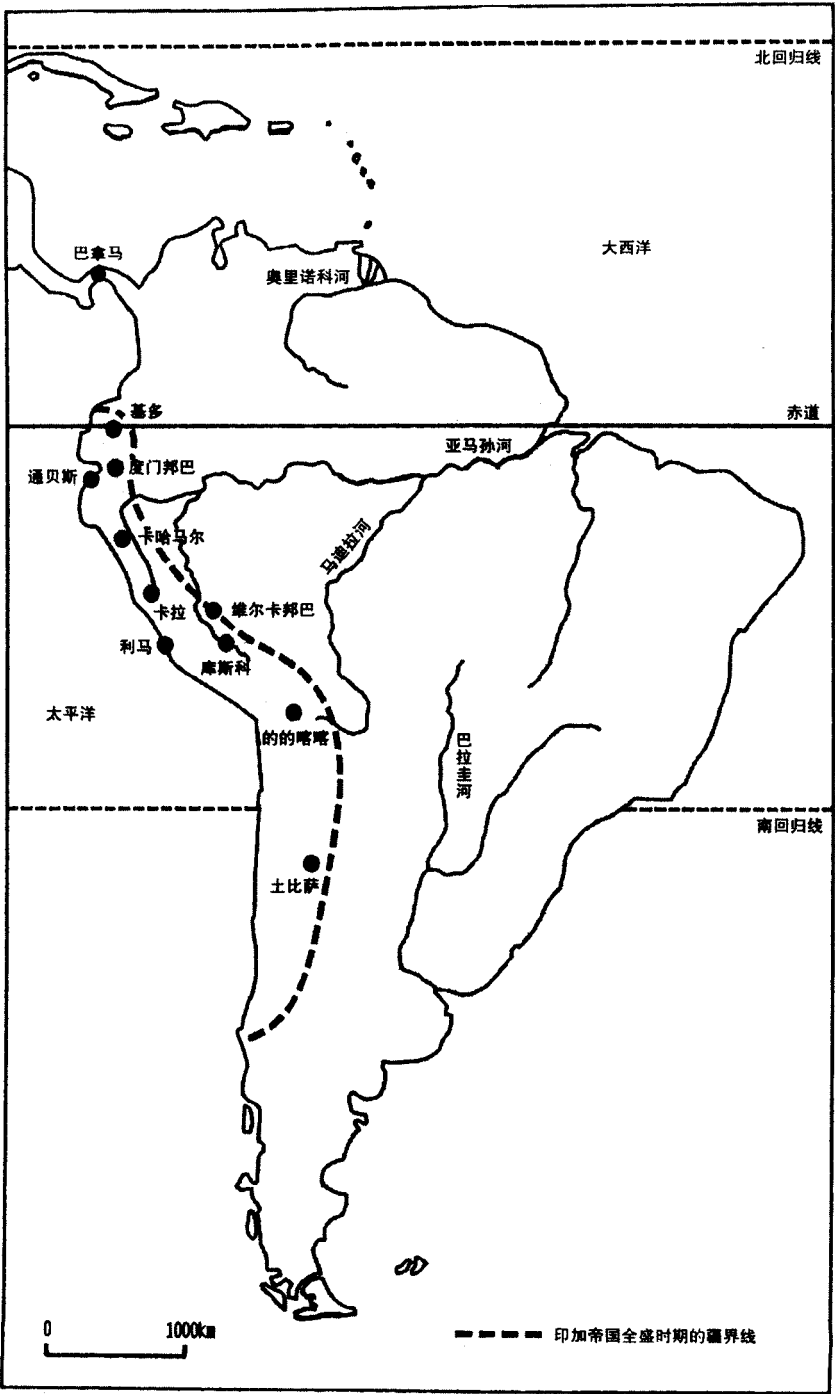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 2006年5月 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219-05513-7/I·876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Y I N J I A
D I G U O
S A N B U Q U



印加帝国三部曲·马丘比丘之光

目 录

第一部	/ 1
第二部	/ 87
第三部	/ 171
第四部	/ 257

第一部

Y I N J I A D I G U O S A N B U Q U





1

库斯科, 1536年5月1日

时近晌午,贾伯晔神不知鬼不觉溜到城边,面朝着巩萨洛·皮萨罗的官邸,蜷缩在墙角。

几个星期来,他那身长袍从未脱下过,而且早已污秽不堪,足以让他避开旁人的侧目。他抹了把泥土敷在脸上,试图掩盖新长出来的金黄髭须。西班牙人看到他,只会当他是不知哪来的邋遢鬼,或是流落库斯科街头的印第安土著。正因为贾伯晔把帽檐拉得极低,帽子又戴得歪七扭八,完全遮住前额,连印第安人也错以为他是来自的喀喀湖的乡巴佬。可是,他们不知道,他的长衫里藏了一把沉甸甸的小型铜制狼牙棒,系在腰间的细长皮带上。而且,这只狼牙棒系住了贾伯晔唯一的希望。

其实,天色才拂晓,贾伯晔就已经到了城边。他趁着夜晚马不停蹄地赶路,以避免白天路上川流不息、奉曼科和维拉·欧马之令,前往此处集结的士兵。赶路的深夜中,有好几次他迷失了方向,因此白白地走了许多冤枉路。尽管身体疲惫不堪,但他心中的愤恨与痛楚,却无时无刻不催促他前行,让他不敢稍加歇息。

只有此刻,假着渐渐被阳光烘暖的城墙,贾伯晔才意识到自己是如此饥饿与疲累,四肢都已僵硬得无法动弹。然而,他一点也不想去找食物充饥,他的目光自始至终紧盯着那座官邸。他想,反正事情办完之后,大可以再去饱餐和休息,如果到那时候,这还有任何意义的话。

现在,他唯一要做的,就是杀了巩萨洛,没别的了。

☆ ☆ ☆

足足有两小时，总督官邸进进出出的，都是些仆从和几个王公贵族。大部分都是生面孔，从那些人的举止装束，仍嗅得出西班牙人的气息。从他们以靴跟踏地，踢起尘土的动作，显露出新统治者一派的自大与狂傲。

沉沉的倦意袭上贾伯晔的眼皮。又饥又渴的他，从头到脚，时而不阵阵地颤抖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不能有一刻的懈怠，更何况仅仅是为了充饥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。他想象着那一刻，把巩萨洛手到擒来，为世界除去一个无耻的祸害。他随手从挂在脖子上、覆盖在长衫下、贴在胸前的一个丝织小袋子里，捻了几片古柯叶放到嘴里，有意识地嚼着，直到饥饿感消失殆尽。

小矮人告诉贾伯晔的那段怵目惊心的经过，每每想起，便一次次地重击着贾伯晔的太阳穴：“巩萨洛趁着安娜玛雅沉睡时，溜进了她的房间。当巩萨洛将魔掌伸向安娜玛雅，她倏忽惊醒，然后狂叫，打成一团。曼科本来要将他就地处死，但安娜玛雅担心外国人会对唯一的君王有所不利而阻止了他，所以，我们只好仓皇地连夜逃离……”

这些日子来，贾伯晔不断回想这些叙述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在脑海中似乎上演成身历其境的影像，所有的情节都夹杂了一股水火不容的恨意，扯裂着他的每一根神经，比现在饥渴的难受还痛苦千万倍。他呼吸的每一口气，都像是品尝玉液佳酿似的，深深地喝下每一点每一滴的刺痛。此刻的他，瞪大的双眼有如铜铃，手指僵硬地握紧狼牙棒。

☆ ☆ ☆

午后的炙阳晒得他昏沉沉的。头昏眼花的贾伯晔，几乎无法集中意识去注意巩萨洛的动向。最后，他还是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，嘴上覆满了灰尘，深深地陷落在噩梦深渊中，梦里他望见安娜玛雅在远方，满脸坚毅的表情。她抱住她的金身丈夫，对着贾伯晔说：

“我们族人必须向你们这群外国人宣战，因为所有的山神和我们的

祖先需要我们的爱和勇气，才不至于让毁灭赢得胜利。而我，当我的金身丈夫引领着我们征战时，我将永远守在他的身旁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。而你，必须远离我……”

贾伯晔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想向她解释他们俩不能这样彼此敌对，但他的嘴只能无声地蠕动。他用尽了最大的力气，试着让安娜玛雅听到他的声音。他恳求安娜玛雅，求她别再那么坚决地看着他。但什么反应都没有，没有一丁点的声音，甚至没有一丝喊叫从他的嘴里吼出来。他猛地惊醒，发现只是自己无力地呻吟。由于心里全是安娜玛雅的身影，恍惚间他忘了身在何处。

梦魇引起的无力感，似乎还尾随着他好几秒钟，突然间，或许是胸前那把刀触动了他的胸膛，他倏地清醒，这一会儿才清楚地回忆起在喀尔喀，那晚爱的缠绵后，他对她说的话：

“所以，我们两个不得不壁垒分明，彼此对抗。假如在战役中你必须站在曼科那一边，和我敌对，安娜玛雅，那么在你的眼中，我就成了‘外国人’，跟其他的外国人一样。总之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。”

安娜玛雅的嘴唇痛苦不堪地颤抖着，她的指尖抚过贾伯晔的双唇，轻声地说：

“你是我的最爱，我心目中的美洲狮！你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触摸我的男人，不论今生或是来世。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你这样触动我的心，引领我走入幸福的殿堂。”

贾伯晔脸上不知不觉地露出微笑，伴随两串泪珠从脸颊滑落，在满是灰土的脸上划出了两道痕迹。

是的，他没有怀疑过安娜玛雅对他的爱，正如他爱她一般。

不过他们之间什么也不可能。她是已逝多年的印加王的妻子，她是懂巫术的女人，而他，是一个外国人，即使在他们同胞中，他什么也不是，但他们之间隔着太遥远的距离，存在着太多的悲剧。

就是这样，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手刃巩萨洛。

而如果解决了巩萨洛以后，他也能就这样死去的话，这是上天给他最大的恩赐。

☆ ☆ ☆

夜幕来临，笼罩了库斯科，他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。

混乱的尖叫声打乱了他的思绪。街道上都是漫天如地狱般的叫骂声和嘶吼声。贾伯晔一起身，膝盖嘎吱作响，大腿已然麻木僵硬。倏地，一只猪冲出来，嘴张得极大。好一只大公猪，猪毛和黑夜一样黑，真像是来自安达卢西亚不折不扣的斗牛，大约有二十多公斤重，嘴巴里有着如利刃般的犬齿，锐利得足以撕裂马肚。

突然间，更多的猪被赶过来。大约三十只，每只猪都把头压得低低的，叫声却凄厉得像是即将被人宰杀似的。公猪直挺挺地以头朝着城墙猛撞，母猪则是拖着沉重的大肚子，在漫天的尘土中撒了一地的猪尿。跟在后头的，还有十来只小猪崽子，踉踉跄跄地在手足无措、惊声尖叫的印第安人脚下逃窜。这群印第安人试着将这群恶臭难闻的猪驱赶到目的地去。

这群印第安人是刚刚被升为养猪阶级的乡下人，他们的长衫上污点斑斑，气急败坏地挥动着长棍。然而他们却不敢用长棍来鞭打猪只。前一会儿，是因为一只小猪崽子起了头，整群猪才骚动起来。不远处，一群库斯科人隔着安全的距离向猪群张望。人群中有男有女，还有小孩，笑开了嘴，张大了眼，欣赏这场稀奇古怪的荒诞剧。

这会儿换成贾伯晔跳到街道上，接着大声一喝，随即以鞋跟朝着猪圆滚滚的屁股狠踢了两三下，一把抓起一只小猪崽，两手扯住它的耳朵，一下子就镇住了这个混乱的局面。所有的猪瞬间静了下来，不再骚动挣扎。猪群抬起头，不知怎的，眼光不再涣散，也不再嘶鸣。

其他沿路观看的人也看得目瞪口呆，养猪人不信任地打量这位自告奋勇的人。贾伯晔以恺切语向他们打招呼，好让他们解除戒心。尽管如此，他一开口问他们这群猪要赶到哪里去，竟然无人答话。贾伯晔意识到也许他的口音让他们吃了一惊，也可能是他的装束，也许脸上的泥巴已经剥落了几块，又或是嘴角流出了古柯叶的汁液，又或许在在都让他们感到讶异。但是，终于有人举起手，指向巩萨洛的官邸说：

“去外国人那儿。这些牲畜是他的。都是从卡哈马尔赶来让他吃的。”

这人的声音里夹杂着既怀疑又尊敬的口气。灵光一闪，贾伯晔知道机会终于降临在他的身上。他对这人

说：“让我帮你，我知道怎么指挥这些牲口。”

☆ ☆ ☆

然而，贾伯晔还是费了好一番劲才把猪群赶进狭窄的梯形入门处，进了方院。不过，场面较之前更为混乱，猪群进了方院之后四处冲撞，翻倒、打碎了几个瓮，还惊吓了一旁正在梳毛的马匹，年轻的印第安仆人也

被猪群吓得四处逃窜。

事隔两年，贾伯晔发现巩萨洛的官邸依稀未变，只不过每个房间多了扇西班牙式精雕细琢且坚硬的门，以及方院中间多树立了一道栏杆，作为拴住马匹之用。

贾伯晔不再理会那群猪，径自走到方院中间，不一会儿，他马上就认出从下个院子传出来的、那令他厌恶的叫声和笑声。

巩萨洛穿着一件别有襟饰的衬衫，一袭绒裤和一双发亮的靴子，身边随同两位贵族人物，正眼也没有瞧出他是伪装的印第安人。没有人注意到贾伯晔，大家都只顾着观看这场猪群大闹的滑稽剧。其中一人逮住一名女仆，用力把她推到一只最凶恶的公猪前，戏弄着她。在这只公猪伺机反扑之前，贾伯晔挥出那把狼牙棒，撞开牲口，冷不防地一刀架在那人的脖子上，要他放了女仆。这位自命不凡的贵族呻吟着说：

“你这天杀的！我的手腕快被你折断了，你这个畜生。”

巩萨洛和他的随从愤怒地准备拿下贾伯晔的时候，突然停了手，贾伯晔脱了帽，露出了脸。贾伯晔再用手背抹了几下脸，面貌就更清晰可见。

巩萨洛是首先恢复了神态的人，重拾挖苦语锋：

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！我得向各位介绍这一位贾伯晔·孟德鲁卡·伊·佛罗瑞斯公爵，他把我们要的猪都赶来啦！那么，亲爱的公爵大人，您

终于找到符合您地位的工作。”

巩萨洛身旁的护卫，剑已出鞘。贾伯晔一点也不在意。

巩萨洛自得其乐地继续说：

“听说您消失了，逃跑了，甚至是死了。胡说！您这不是活生生的，又好死不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？我是不是应该认为，我那亲爱的哥哥法兰西斯科，最后又决定把你踢到这儿来？”

贾伯晔的眼里涌上了愤怒，巩萨洛与他的随从连退了两步。

贾伯晔挥起狼牙棒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巩萨洛，地狱之门已经为你而开，这一刻已经到来了，你该回到你该去的地方！”

巩萨洛放声大笑：

“看看！你手上的武器可真叫我害怕呀！”

“听好，巩萨洛，光靠这只狼牙棒，我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这次，你休想逃过这一劫。我和那些依靠天主除恶的人不同，我靠自己就要把你消灭！”

巩萨洛的随从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回。趁着此刻，贾伯晔马上趋步向前。顿时，刀剑四起，贾伯晔猛然以臂挡剑，再以铜制的狼牙棒与他人的刀剑铿锵交锋。巩萨洛往后小退一步，从紧身裤里拔出一把小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往贾伯晔的手臂刺过去，但扑了空。倒是这么一刺，让他险些跌倒。贾伯晔受制于两名随从的刀剑，不得不以臂相抵，节节踌躇，趁着巩萨洛重心不稳，贾伯晔顺势一挥狼牙棒，正巧击中巩萨洛的大腿。

巩萨洛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，跌坐在方院中央。贾伯晔想趁势追击，但迎面而来的刀剑已穿破他的长衫，险些划过他的胸膛。贾伯晔退在地上打滚，然而那两名随从仍不住地从左右挥剑夹击。贾伯晔奋力以狼牙棒抵挡，可惜狼牙棒的把柄屡遭砍击，眼看快不堪使用了。

约莫有一秒的时间，贾伯晔突然记起以前好几次，印加战士每到束手就擒时的应变方法，以及自己如何摧毁印加战士手中的武器。现在他正如同印加战士一般，眼看就快无力抵抗，已到了不得不以肉体就刃的关键时刻，但就在这危急的一刻，他的灵光乍现。

贾伯晔发出一声愤恨的怒吼，挥舞狼牙棒回旋出更大的转寰空间，

然后有如投石器投出石块一般，将手中的狼牙棒掷向离他最近的一张脸，那西班牙人还来不及闪开，铜制的狼牙棒应声捶打在他的脸颊，只听到骨头喀喀地响了两声，那西班牙人还未回击，早已眼冒金星，失去意识。看到这般情景，另一名西班牙随从惊惧万分，不知所措。趁此之际，贾伯晔随即冲入猪群，抓了一只正在打斗中惊吓得到处乱闯的公猪，并以手臂的力量，使劲把公猪挥向那名随从，当做绝无仅有的防身盾牌。这时，西班牙人刺向公猪的利剑几乎宛如刺进牛油般，深深刺进它体内，一时间难以收回利刃。贾伯晔费劲一转身，硬是把公猪，连同长剑，甩向了方院的另一端。正当公猪遭利刃划破肚肠，伴着一声凄厉的嘶鸣断气时，贾伯晔一脚踢向那西班牙人的腹部，摆脱了这名手无寸铁的随从。

这时，巩萨洛离贾伯晔不过两步的距离。贾伯晔以无比的力气，一个箭步冲向巩萨洛，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

贾伯晔的口中嘟哝着：

“这回你死定了！你玩完了，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你了。”

贾伯晔忽然被巩萨洛的眼神镇慑住，一时没有留神背后逼近的脚步声和叫声。一个失神，有个靴跟的铁块就狠狠地踢中了贾伯晔的侧身，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贾伯晔疼痛难当，也让他措手不及。

他松了手，踩了巩萨洛一脚，跌了个跟头。起身前，有人朝向贾伯晔的太阳穴，又是猛地一击，让贾伯晔半昏了过去。依稀中，有人缚起他的双手，蒙上他的眼睛，他的头嗡嗡作响，无法挣扎。等他一恢复意识，才发觉双手被铐在背后。行动失败的屈辱，似乎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力量，他用尽所有的气力，奋力起身，企图挑衅以求得永远的解脱。

似乎正如他所料，他的背颈骤然一阵剧痛，随之眼前顿时全黑。

☆ ☆ ☆

他在黑暗中渐渐看到红色，紧接着一阵清晰的痛楚，又看到红色的液体、血肉模糊的红色块。全身如同遭人从头到脚捶打过那样，不停地轰轰作响。贾伯晔吃惊地发现，手脚还听自己的指挥。他用手指拂过脸庞，感到有黏黏的温热血液。

贾伯晔睁开眼睛，调整一下目光，他明白了。

他正躺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。他认得出来，这是好久以前自己曾住过的地方，那是在奉法兰西斯科先生之令，离开库斯科以前的居所。

头痛欲裂，他忍痛坐起来。

一位个儿高大，身材有如大圆桶的人，小心谨慎地把他右脚踝上的镣铐钉紧，用木槌把连接脚镣的铁链钉在墙上。虽然这人的身躯肥胖，他的动作却出人意料地小心翼翼。当他把脚镣钉好后，贾伯晔注意到他的黑眼珠里既没有暴力也没有得意，应该说更像是百般无奈。有四个男人围着这个胖子，看着他，眼神中满是鄙视和冷漠。

贾伯晔问他说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昂里克·艾摩梭。不过朋友都叫我里克。”

“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！什么也不要担心。”

里克叹了一口气，又继续敲着，贾伯晔咬紧了牙关。贾伯晔试着把注意力转移到观察那些新来的人身上，他一个也不认识。他们身上穿的厚重皮背心，和他们一样都是新的，背心上头绣上了皮萨罗家的标志：两只熊在板岩上踏步，周围环绕了松树和松果。还有，他们手中的半月钩形的戟，也是全新的，他们随意地搭在肩上。他们看到个儿高挺，胡须剃得一丝不苟，花边领口上了浆且熨烫得平平整整的大人物：艾南多·皮萨罗，马上退到两边，让路以恭迎他，贾伯晔一点也不意外。

胖子里克说：

“报告大人，我马上就可以完成了。”

他敲了最后一下，不过失去准头，一记打肿贾伯晔的脚踝。贾伯晔呻吟了一声，有位狱卒难为情地笑了笑，然后边退下边报告说：

“艾南多大人，有了这条链子绑住他的狗腿，他想跳舞都没份儿。”

艾南多打趣地说：

“干得好，昂里克，那咱们可以特地为了我们这位贾伯晔·孟德鲁卡·伊·佛罗瑞斯先生，办场适合他的舞会。”

当胖子喘息地站起身来，贾伯晔咬紧牙让自己站起来，头痛欲裂让他快反胃作呕，但他丝毫不表现出来。麻木的双腿吃力地勉强撑住他的

身体。

艾南多摇了摇头说：

“贾伯晔先生，时间显然没有在你身上留下痕迹，上次你离开的时候，嘴角流着胆汁，没想到两年半以后再见你，仍然没变啊！不过，如果好好端详你的穿着，也不能说你依旧如昔，因为你对服装的品味倒是变得比从前更差了些，简直就像刚从粪坑出来似的。”

贾伯晔呸地一声，吐了口血。

“太好了，这就解释了自你出现后，为什么空气中总多了一股腐臭味。”艾南多说。

其中一位穿皮衣的狱卒正打算走上前，艾南多做了一个手势，阻止了他，并说：

“贾伯晔，这一次你再也无法靠着法兰西斯科来救你的命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只有我能发号施令。我亲爱的总督弟弟非常高兴看到我从西班牙归来，所以已经正式谕封我为副总督。再者，幸亏我弟弟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。他总算看清楚你根本没有尽力完成他交付给你的任务。”

贾伯晔靠着墙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好一个贤能的副总督！好大的头衔，但还不够大到可以掩饰你们干下的勾当。你去吃屎吧！你们那些人都去吃屎吧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艾南多裹着手套的手，朝着贾伯晔用力挥了一巴掌，贾伯晔被打得翻滚在地上。

艾南多喘着气说：

“你以为你还能嘴硬，你这狗娘养的！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他妈的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大可以把你奉送给巩萨洛，他可是无时无刻不想把你开肠剖肚，填他的五脏庙！不过这样做，还算便宜你了。在托雷多的时候，不是有人苦口婆心，强调要公审公判吗？那这样好了，我给你办个审判！完全按照规矩进行。这么一来，全西班牙都会知道我们吊死了一个狗娘养的私生子，就是你，贾伯晔·孟德鲁卡·伊·佛罗瑞斯。到时候，我的朋友你给我听好，所有西班牙人永远都会记住你的名字，记住你就是第一个在秘鲁土地上背叛祖国，被判刑吊死的贵族！”

贾伯晔流血的唇边，勉强挤出一丝冷笑：